



# 教授幸福秘訣的老師

##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

### ——孫永年教授

林宏聰 採訪撰文

「我並不是很特殊，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交大畢業生，」就是因為這個理由，謙虛的孫永年學長推掉了記者好幾次約訪，但是翻開他的資歷，卻怎麼也不能用普通兩個字含糊帶過：美國布魯克海芬國家實驗室助理研究員、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系主任兼所長、還曾經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…等。借用他的話來說，他是「以隨遇而安的心態，一步一步踏實地扮演好每一個角色。」或許是這一股內斂的力量，讓他將平凡中的不平凡，詮釋的淋漓盡致。

#### 盡己所能，隨遇而安的人生觀

孫永年出生在台南一個雙親都是老師的家庭，公務員的身份讓父母常常沒辦法回家做晚飯，他除了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，也要照顧比自己小一歲的弟弟，因此而培養出獨立自主的個性，這一點從零用錢的發放制度不難窺見。他說，「我媽媽挺有趣的，她一個學期只給我一次零用錢，把學費、生活費都先算好，在開學的時候一次給我，至於怎麼使用就全看我自己了。」於是孫永年必須規劃好自己的開支，留下學費以及一部份的生活費之後，其他的錢全部存到郵局，有需要的時候再提出來使用，把財務管理的有條不紊。

孫教授認為家庭環境給予他充分的自由，他笑著說，或許是父母在學校花很多時間和學生溝通，回到家之後反而不太會管自己的小孩。不過也因為孫永年從小到大課業成績都不差，各項表現也一向穩當，因此無須父母操心。

孫永年的國中、高中時期都在台南度過，大學陰錯陽差的被分發到交大控工系，「老實說，我最喜歡的是化學，雖然沒有補習，但是化學的成績一向不錯，



孫永年學長 提供

大一的化學課還拿到將近一百分的高分。」即使孫永年最有興趣的科目是化學，但他還是依照父母的期望，志願卡從台大電機系開始填起。他記得選填志願時，交大的科系填得很少，但是最後按照成績仍然被分發到交大，他一直深信這就是所謂的緣分。

談到大學四年的生活，孫教授覺得自己過得相當充實。由於家庭經濟狀況還算不錯，因此大學時期他完全沒有打工的經驗，對於時下大學生普遍打工的情形，孫永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，「如果你真的需要打工，那就去吧！但是事實上，有很多人是花一些時間打工，然後花更多的時間把錢用掉。」

他認為特別是在現在就學貸款低利的情況下，同學們或許可以考慮省下打工的時間，花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對孫永年來說，「均衡」是一個很重要的做事觀念，不論做什麼事情，他都會有一套完善的規劃，而且面面俱到，不會有任何偏廢。例如在大學時期，他就將時間平均分配在課業、社團活動和交友三個部



## 交大南部校友分會

分，他認為這些都是大學必修的重要學分。

他透露當時交大學生人數很少，全校大約只有一千六百多人，女生人數更只有三十七人，所以學校的男生要交女朋友大多是「向外發展」，他也不例外。因為女朋友就讀台大國貿系，所以他常常坐車到台北，他笑著說，「因為學校女同學少，所以我們到校外交女朋友可是義無反顧、勇往直前呢！」

此外，他也踴躍參加各項活動。說起參加拔河隊的往事，孫永年眼中露出興奮的光芒，口氣裡盡是得意，他說當年梅竹賽的時候，交大可是連四年冠軍，「怎麼樣？夠輝煌了吧？！」

回憶起在交大的日子，他認為交大是一個很純樸的學校，同學們雖然課外活動很多，但是多半不會偏廢課業，所以即使平時大家都會參加登山、健行、舞會、看電影等活動，但是同學們的成績都還是維持得不錯。孫永年覺得雖然控工系一直不是學校的大系，但是老師跟同學之間的感情很好，也就是這一股親密的凝聚力，讓交大的畢業生在各行各業都能互相扶持，表現出亮眼的成績。

他認為外界雖然普遍認為交大是理工學校，但畢業學長們在人文方面的表現其實也不惶多讓，只不過這些人文素養可能來自於他們後來的自我體驗。他說，「交大的特色是工程，但極限也是工程，如果能夠加上人文素養的訓練，那麼我們才是真正最好的工程。」雖然孫永年一路接受理工學科的訓練，但是他說，「理工領域的知識很固定，不過卻沒辦法填充整個人生。」他很愛看書，各個領域的書都看。

其實在交大的時候，孫永年就立定志向「要做一個在產業界闖出一番天地的人」。所以他積極選修或旁聽管理科學系的課程，經濟、會計、管理學的課堂上，通常都會看到他的身影。大學畢業之後，他也曾經報考管研所，但是當時學術界風氣較保守，門戶的觀念仍然很深，不屬於任何管理科系的孫永年，在這場競爭之中吃了虧，最後只好入伍當兵。

服完兵役後，孫永年隨即進入台塑仁武廠擔任控制工程師，當時的女朋友（就是後來的老婆）也在台南的台灣銀行做事，本來兩人的經濟能力已經足以共組小家庭，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，但是由於孫永年的許多親戚都曾經出國留學，也間接影響了他的母親。因此在家人的慫恿下，孫永年向匹茲堡大學遞出申請，也順利被接受，於是他結束在台塑短短一年的工作生涯，隻身前往美國求學，從此與產業界的距離愈來愈遠，他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。



談到這裡，令人好奇的是從孫教授身上散發出來的兩種看似極端的處世態度，也就是「積極規劃」與「隨遇而安」。其實從孫永年大學時期的抱負和規劃看來，他是很明確地朝向產業界發展，也有一種極為豪邁的口氣宣告著：「我要在產業界闖出一番天地。」然而在說到研究所考試失利、離開台塑到美國唸書等規劃之外的發展時，在他臉上卻看不出絲毫落寞或可惜，與大學時期的霸氣相較之下，卻是多了一份對人生無常的領悟，問他如何調適這樣的落差，他先是想了一下，然後語重心長地解釋說：

「年輕的時候理想性比較高，覺得人定勝天，總認為自己一定能走出一條路，就算筆路藍縷最後也一定會變成康莊大道。可是人生真的能夠這樣嗎？其實做人不要去看成果，因為一定有別人比你好，只用成果來評斷並不是完全正確的。

年輕的時候總覺得人生有很多事情要去弄清楚，要有絕對的成功或失敗，不是零就是一，交大尤其如此，理工領域不就是零和一組成的嗎？但其實人生是fuzzy的，而且人生的成績由別人來打，一點意義都沒有，一定要自己來打分數。別人給的成績即使很客觀，但其實沒有意義，因為人生是自己在過的。」孫永年認為規劃還是很重要，但是他強調「規劃了就去做了啊，但是千萬不要太計較最後的成果。」在他身上，讓人看到了一種「盡己所能，隨遇而安」的巧妙平衡。

## 壓力是進步的原動力

到匹茲堡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，是孫永年轉戰學術界的一個分水嶺。他到了美國之後，發現同班的幾個台灣同學之中，就屬他完全沒有研究經驗，他評估自己在申請TA（教學助理）、RA（研究助理）時會比別人困難，因此破釜沈舟、發憤圖強地唸書，一學期過後，他終於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得教學助理的獎學金。孫永年自豪的說，「算一算我也才繳了第一學期一千多美金的學費，之後的學費全免，學校還每個月給690美元的獎學金。」

比起在台灣讀研究所，孫永年覺得國外留學的環境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壓力。他說在國內讀書的學生有太多選擇，「可以選擇先去賺錢，或者先去當兵，甚至是換個研究所來讀！」但是國外的學生沒有那麼多選擇的機會，出國留學就是一心想趕快畢業，只有在經濟壓力、修業年限的壓力下，國外的留學生才能真正體會「破釜沈舟」的意義。

孫永年待在美國的時間長達六年，枯燥的留學生活也有幸福的插曲，碩士班



## 交大南部校友分會

讀了一年之後，在台灣的女朋友也決定放棄國內的工作，到美國唸書，也因此經過愛情長跑的兩人終於結婚。

在美國修碩士學位期間，他培養了對學術研究的興趣。他認為「如果沒有興趣去做一件事，那是很大的負擔，但是其實每一件事都是很有趣的，如果你有心把它做好，那麼任何難題就開始變得好玩了。」於是他想，反正都已經走了技術的路，那麼就乾脆走到底，之後再來考慮要往學術界還是工業界發展，因此他決定繼續留在匹茲堡大學，攻讀博士學位。

博士班讀了三年，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，也發表了大量的論文，但是在美國重視老師權威的學術環境中，指導老師金口沒開，任誰也畢不了業，孫永年雖然急著想畢業，但是也只能在心裡暗自著急。後來還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布魯克海芬國家實驗室主動到學校挖角，邀請孫永年擔任助理研究員，他才因此獲得指導老師首肯，離開匹茲堡大學，開始在布魯克海芬實驗室的工作生涯。

回憶起當時急著畢業的心情，孫永年半開玩笑地說，在讀博士班的時候，大女兒已經出生，有一天他突然發現如果自己再不畢業，不就要等著跟女兒一起去上學了嗎？

就是在這樣的另類壓力之下，他才會急著趕快拿到博士學位。

### 住在果嶺上的日子

雖然在布魯克海芬國家實驗室的工作只有短短一年，但卻是讓孫永年相當懷念的時光。

布魯克海芬國家實驗室位於長島，座落在紐約市的東邊，是一個美麗的半島。回憶起那段日子，孫永年的臉上不自覺地露出懷念的神情，他說布魯克海芬實驗室就像一所很大的大學，唯一的差別就是不需要教書，「而且場地很大，冬天的時候還會有鹿群在園區裡奔跑。」更令人嚮往的是他的住家，「房子就在高爾夫球場的中間，每天早上一打開窗子，外面就是綠油油的一片。如果你想要推幾桿，出了門大約走一百步就是果嶺，」悠閒愜意的生活讓孫永年打算從此定居美國。

可是，在長島的日子也沒有持續很久，一年之後，因為父母表示希望他回到家鄉，孝順的他於是放棄助理研究員的工作，1989年回到台南，在成大資訊工程系任教。對於十多年在成大的教學，孫永年自認為沒有什麼特別，「該做的就

做，該升等的時候就去升等。」就在一切隨緣的心態下，他一路從副教授、教授、然後升任資訊工程系的系主任兼所長，一直到西元 1999 年卸下系主任的重擔，目前在成大擔任特聘教授。

## 知識很重要，幸福更重要

「我以前可是一個很兇的老師呢！」說完之後，孫永年還是忍不住爆出一陣爽朗的笑聲，實在看不出來眼前這位戴著眼鏡，身材魁梧，待人非常客氣的長者，竟然會是個嚴苛的老師。孫永年透露，「我年輕的時候在學術上要求的非常嚴，常常在學校待到晚上十一、二點才回家，隔天早上七點多就來學校，那些研究生還來不及把臉洗乾淨我就出現了，他們還常常睡實驗室啊！」

但是隨著年齡增長，生活歷練讓邁入天命之年的孫永年，在與研究生相處時，更多了一份體諒與關懷。他說，「其實現在來看這些研究生，有些也比我的孩子大不了幾歲。」所以他除了傳道授業之外，同時也表現出慈父的責任感，希望能教給學生一套終生受用的處世態度。他表示，「今天我教你程式怎麼寫，還不如教你人生的路應該怎麼走。」因此孫教授與學生之間的話題，不侷限在課業範圍，舉凡生活、感情、家庭等問題，他都非常樂意與學生討論。

每個星期六是他和研究生固定 meeting 的日子，因為他一直覺得週休二日太多了。他補充說，「休息當然很重要，但是一般人週休二日通常就是去看電影、找朋友玩、或是參加派對狂歡，可是把時間金錢花費掉之後，並沒有得到什麼，只不過是星期一回到工作崗位比較累而已。」他還是覺得凡事都要求平衡、都要有限度，娛樂也是如此，「我們都以為沒事就是幸福，真的是這樣嗎？」

孫永年對「幸福」的定義很簡單，他說「幸福就是瞭解自己的位置」，也就是瞭解自己所處的環境，明確訂出對自己的期許，然後一步一步的去達成。看似容易的三言兩語，卻是孫永年最想要教給學生的處世態度，也是他最想解答的人生大哉問。

教了十幾年的書，孫教授覺得教學主要的成就有兩種：第一就是將程度差、表現差的學生教好，讓他們不至於成為社會的負擔；另一種成就就是遇到程度好的學生，好好啓發他們，讓他們「青出於藍，更甚於藍。」要孫教授為自己的教學成果打個分數，他沒有給一個明確的答案，只是笑笑的說，「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。」言下之意，孫永年不僅對學生充滿期待，也對未來的教學工作滿懷壯志；除了傳授知識，他更希望傳授幸福！